





尹文子序

山陽仲長氏撰定

顛八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
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
一篇多所彌綸蒞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
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
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
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為誣矣余黃
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

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尹文子卷上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

善入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切扶問日離不待審察
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
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
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
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徼吉吊切終徼終則反始始
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
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
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
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

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
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
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
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
治衆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
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
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為人君有術而使羣下
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使羣下得為非勢之重者
大要在乎先正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

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魚中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

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踈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踈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名賢不肖為親踈名善惡為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虛到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

定形不可窺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
則好疇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
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
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
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為人用人必用之
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宜屬
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音拾微好臙而惡焦嗜
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臙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
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
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
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
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煩囂聾聵可以察
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
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
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
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關者大小多必各
當下切涉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

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
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
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有
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
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
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
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
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
偽偏抗如浪之行求名而已故名主誅之古語曰

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
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
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
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
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
治貴其能與眾共治貴工倕錯之巧不貴其獨巧
貴其能與眾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
能辨欲出羣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
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為戶說絕眾

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
人任道以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
能鄙不相遠能鄙不相遠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
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
失問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
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
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
也田駢蒲眠切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
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

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
曰雉免在野衆人逐之分求定也雞豕滿市莫有
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
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
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
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
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
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
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

能智愚非能愚而智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得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為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切貧涉智愚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者不敢鄙愚弱者不敢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收岐義於

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

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

許浴

衣紫闔境不鬻

異彩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

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珍必為治以矯之物苟

溢必立制以檢之累

力備切

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

為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

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

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

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
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
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
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
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續於賢愚不係於
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也之法逮易
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
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愚物不流暗已
親踈係乎勢利不係於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

以為天理以為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
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
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
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
義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
名利慶賞刑罰若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若料功
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
若不可與臣禁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
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

辨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闕此仁
若之德寧以為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
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恣此居
下之節可為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
失實宣王好射說惰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
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
皆曰不下九石若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
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
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

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
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鮒
夫時冒安之米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
不妹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
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樵山雉者路人問何鳥
也樵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
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
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
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

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
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
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
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
以歸置於廡音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
大怖音故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微逆音事棄殃
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隣人無何盜之以獻魏
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
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

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
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
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
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
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
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
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
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音公
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

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
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
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
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
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
以為相晉文公為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立
賂秦以求及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
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
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

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為
非順衆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
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
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止御羣下也國亂有
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
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
不治未之有也

尹文子卷下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垂分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
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
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
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
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
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
有昌國有疆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
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疆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
與焉君年長多媵以證少子孫疏宗疆衰國也君

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
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
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
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
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脩理疆國也上不勝
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
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
待威力仁義而後疆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
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

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
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
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失
切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
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吾語辨據效其
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違而
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彊記而博
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
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吾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

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
也不可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
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
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
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
袖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
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辯者雖不能
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
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

已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已之過也善能飾之得
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
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
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
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
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
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
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
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

以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
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
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
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
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
此乎彭蒙在則越次荅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
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
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
理出於己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

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溥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
利唯聖人能諒之宋子循感質於田子田子曰蒙
芝言然莊里夫人字長子曰盜火子曰歐盜出行
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歐
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歐歐吏因歐之幾殪一切
康衢長者字僅曰善搏音字大曰善噬賓客不過
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實
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
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

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
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
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
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
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
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
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
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
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於

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
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
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
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
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
今能同筭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
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
怨無所非也其敝在於不知乘權籍勢之異而雖
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郵亦君子之

怨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
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箇可怨也驕
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
可怨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
親之貧賤者有請賂於己疎之可也未必損己而
必疏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
己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
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
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

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羨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與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望入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

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與弗與同勞後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為故富貴者可不與貧賤者人君不可不與萬民不與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卷之九

十九

銅山藏書

